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选举典

(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四十二卷目錄

徵聘部彙考

後唐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後唐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後晉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後晉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後漢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後漢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後周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後周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宋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宋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元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元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明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明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金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金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元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元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明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明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元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元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明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明 高祖 太祖 太宗 明宗

選舉典第四十三卷

徵聘部彙考二

後唐

明宗長興二年令諸道藩侯搜訪隱逸

按五代史明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長興二年七月勅朝臣相次數陳請搜沈滯賢纓之內甚有美賢山澤之中非無俊彥若令終老乃是遺才鄭雲叟頃自亂離久從隱逸近頒特勅除授拾遺不來赴京自緣抱病非朝廷之不錄在遐邇以皆知宜令諸道

藩侯專切搜訪如有隱逸之士藝行可稱者當具奏聞必宜量才任使

長興四年詔所在長吏採訪山林草澤之士

按五代史明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四年八月戊申上尊號畢下制曰山林草澤之中雖類命搜羅而尚慮沈滯委所在長吏切加採訪的有才器藝行者具以名聞必議量才任使

後晉

高祖天福元年令遠處長吏搜訪山林草萊之士

按五代史高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晉高祖初即位制曰弓旌聘士巖穴徵賢式光振賢之班將起維駒之誅應山林草萊賢良方正隱逸之士委逐處長吏切加搜訪咸以名聞當議量才叙用

後唐

按五代史高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六年八月壬寅詔曰擢文武之才今之急務旌孝義之行古有明文贊治道以克隆致人倫之式序山林草澤內文才武藝為衆所推者委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當議量才敘用

天福七年出帝即位詔搜訪山林逸士

按五代史出帝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少帝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七月庚子制山林逸士草澤遺賢將碑教化之風且廣搜羅之道應有懷才抱器隱遁丘園者委處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

後漢

高祖乾祐元年詔所在尋訪高尚之士以待徵用

按五代史高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乾祐元年正月詔徵聘丘園逸遺材彥恢復名教傳厚人倫應有藝器能精通理道文理該博武略縱橫而退適於家高尚其事者委所在訪尋當候徵用

後周

太祖廣順元年詔搜訪遺賢

按五代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周太祖即位制曰山林草澤之間懷才抱器之士切加搜訪免致遺賢

世宗顯德元年詔搜訪山林隱逸

按五代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開府元龜顯德元年正月丙子祀闕丘禮畢制應山林隱逸草澤才能所屬長吏搜訪具以名聞

宋

太宗淳化三年八月壬申召終南山隱士种放不至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按种放傳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

真宗咸平五年召終南山隱士种放授左司諫

按宋史真宗本紀咸平五年秋七月乙巳召終南山隱士种放九月戊申种放對授左司諫直昭文館乙卯賜种放第宅 按种放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屬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還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資裝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

守京兆復條陳放縱行請加旌賞即賜詔曰汝隱居

丘園博通今古孝悌之行鄉里所推慕古人之遺榮
挹君子之常道履覽守藩之奏彌彰通世之風載滿
來儀嗣子延行今遣供奉官周旺齋詔召汝赴闕賜
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
與諸詢以民政遂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
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
巾服簡常館於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思命上
知放舊與陳亮游令亮更命意又謂宰相曰朕求
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
也中書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厚加禮聘巖猿溪
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為意然主上虛懷待士肝食
憂人之心亦不敢以舊來為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
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龍之賜
昭慶坊第 邑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
中謝日賜食學士阮自是得名對
仁宗慶曆一年十一月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為國
子監直講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神宗熙寧三年訪行義推於鄉里者二十九人試得
一十二人賜官有差
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三年十一月己丑官師行之
士二十一人 按選舉志科目既設猶慮不能盡致
天下之才或輒舉而不屑就也往往命州郡搜羅而
公卿得以薦言若治平中黃君俞熙寧之王安國元
豐則程頤元祐則陳師道元符則徐積皆卓然特著
者也熙寧三年諸路搜訪行義為鄉里推重者凡二

十有九人至則館之太學而劉蒙以下二十二入試

舍人院賜官有差亦足以見幽隱必達治世之盛也
其後應詔者多失實而朝廷亦厭薄之
徽宗崇寧五年詔求隱逸之士
按宋史徽宗本紀崇寧五年六月甲子詔求隱逸之
士令監司審覈保奏其緣私者御史察之
政和六年詔搜訪巖谷之士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六年八月壬午詔天下監司
郡守搜訪巖谷之士雖恢復詭譎怪自晦者悉以名聞
高宗建炎元年詔布衣議定處士尹焞
按宋史高宗本紀建炎元年八月壬申召布衣議定
赴行在 按選舉志高宗垂意遠逸首召布衣議定
而尹焞以處士入講筵其後束帛之聘若王忠民之
忠節張志行之高尚劉勳之胡憲之力學則賜出身
俾致授本郡或賜處士號以寵之所以振清節厲類
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蘇雲卿之晦跡世九稱焉 按
尹焞傳靖康初神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
師不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
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
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
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召召
而命處士以歸使焞輯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陛下
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謙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
次年金人陷洛焞閉門被害焞死復題門人昇置山
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
恐之焞自商州奔蜀 按議定傳定字天授涪陵人
靖康初召好問薦之欽宗召為崇政殿說書以論弗

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
詣行在至維揚萬邸舍畫甚一中貴人偶與鄭僂之
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補而歸之其自
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
紹興五年徵尹焞為崇政殿說書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五年十一月乙亥徵和靖處
士尹焞于涪州命為崇政殿說書 按尹焞傳焞至
闕得程頤易傳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待讀范
仲舉焞自代授左宣敷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
仲舉給五百金為行資遣焞臣事詔至涪親遣六年
始就道
紹興九年二月命周奉方廷實寬訪隱士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紹興十年二月壬戌詔新復州軍蒐舉隱逸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乙巳詔求遠逸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乾道四年召布衣林象魏援之赴行在
按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四年六月丁巳召興化軍布
衣林象赴行在秋七月召建寧府布衣魏援之赴行
在 按魏援之傳援之築室讀書勝以民膏自是人
稱曰良耆先生閩師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
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遠逸部刺史尚
焞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援之力辭時宰相
陳俊卿雅知援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
時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
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

古今圖書集成

寧宗慶元 年名蔡元定以疾辭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寧宗慶元間蔡元定以高明之資講明一代正學以允文楊萬里之爲名之固以疾辭竟以偽學貶死衆咸惜之理度以後國勢日迫賢者肥遯迄無聞焉 按蔡元定傳元定闢朱熹名往師之熹與論諸經義四方來學者無不傳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九表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

理宗寶慶二年春正月召布衣李心傳赴闕

按宋史理宗本紀云云

嘉熙二年以錢時吳如愚爲祕閣校勘

按宋史理宗本紀嘉熙二年五月詔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鄭吳如愚以隱居著書並選爲祕閣校勘

淳祐十一年詔有司以禮津遣林光世赴闕

按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十一年九月辛亥詔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其以禮津遣赴闕

恭帝德祐元年冬十月徵紹興府處士陸應月爲史館編校文字

按宋史恭帝本紀云云

宣宗貞祐二年正月乙酉徵處士王潛不至

按金史宣宗本紀云云

元

世祖中統 年徵許衡李冶劉因蕭輔等授官有差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世祖遣以求隱跡之士擢許衡以待非常之人世祖中統間徵許衡

授懷孟路教官詔於懷孟等處選子弟之優秀者教育之是年又詔徵金進士李冶授翰林學士徵劉因爲集賢學士不至又用平章威寧王野仙薦徵蕭輔不起即授陝西儒學提舉 按許衡傳世祖出主塞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樞爲京兆提舉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樞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都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學者舉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

中統元年召許衡爲太子太保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許衡傳樞從姚樞及賈默相講習慨然以道爲己任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樞樞單人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賈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樞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樞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官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衛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樞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俱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樞圖子祭酒未幾衛亦謝病歸

中統三年十一月丙午詔特徵人員宜令乘傳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十一年詔遣使特召楊恭懿入京師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楊恭懿傳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遠亂未嘗廢業

年十七西還家貧服勞爲養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

深於易禮春秋後得朱熹集註四書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運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父沒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居喪盡禮直撫使行省以章書記辭不就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相於右相安直前稱恭懿之賢丞相以問十年詔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敕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乃至京師既入見世祖還國王和重勞其遠來繼又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于姓無不周悉

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壬辰徵宋相馬廷賢章鑑赴闕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十八年詔求隱逸之士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至元十八年詔求前代聖賢之後儒士上蓋通曉天文曆數并山林隱逸之士

至元十九年徵劉因爲右贊善大夫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劉因傳不忽木以因學行薦於朝十九年有詔徵因樞密德順右贊善大夫

至元二十年復召拜劉因爲右贊善大夫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二十年復召拜劉因爲右贊善大夫辭不允未幾以親老乞終養俸給一無所受後遣使授命於家辭疾不起

至元二十三年召陳傑蕭輔等赴京師

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三年二月丙寅以編地里書召曲卑教授陳傑京兆府對馬人虞應龍唯應龍赴京師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詔徵嵩山隱士劉彥深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八年詔求隱晦之士徵劉因爲嘉議大夫按元史世祖本紀二十八年五月辛亥徵人子贊善劉因內前爲太子贊善以繼母病去至是母已亡以集賢學士徵之不起按選舉志二十八年復詔求隱晦之士俾有司具以名聞按劉因傳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成宗大德六年徵吳澄爲翰林應奉

按元史成宗本紀不載按選舉志大德六年徵臨川布衣吳澄應奉翰林文字拜命即歸大德九年徵蕭剡赴闕

按元史成宗本紀九年五月戊申徵陝西儒學提舉蕭剡赴闕命有司給以安車按選舉志九年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遣使徵蕭剡且曰或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而還歸武宗至大三年召拜吳澄國子司業

按元史武宗本紀不載按選舉志至大三年復召吳澄拜國子司業以病還

仁宗延祐元年詔各省訪求遺逸

按元史仁宗本紀延祐元年春正月庚子勅各省平章爲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延祐三年召拜吳澄集賢直學士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按選舉志延祐三年召吳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起

延祐七年詔各道廉訪司察訪不求聞達之士具姓名以聞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按選舉志延祐七年十一月詔曰此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踴跡丘園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覆奏察聞以備錄用著爲常式云

英宗至治三年徵趙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吳澄爲學士蕭剡爲集賢學士

按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三年正月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澄爲學士按選舉志至治三年召吳澄拜翰林學士武宗仁宗累徵蕭剡授集賢學士國子司業未赴改集賢侍講學士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

泰定帝泰定二年詔諸道有晦跡丘園者具以名聞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二年九月戊申朔分天下爲十八道遣使宣撫詔賻訪丘園才堪輔治者具以名聞

泰定三年正月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順帝至正三年徵遺逸脫因伯顏等

按元史順帝本紀至正三年徵遺逸脫因伯顏張瑄杜本本辭不至按杜本傳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應上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自至杭州稱疾固辭

至正七年召隱士完者圖執禮哈琅等

按元史順帝本紀七年秋七月甲寅召隱士完者圖執禮哈琅爲翰林待制張樞董立爲翰林修撰李孝先爲著作郎張樞不至按杜本傳張樞子長者登之全華人亦屢徵不起浙東部使者交薦之前後章凡九上至正三年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右丞相脫脫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長史力辭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樞與討論復避不就使香強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

至正十一年徵處士彭炳不至

按元史順帝本紀十一年三月壬戌徵建寧處士彭炳爲端本堂說書不至

至正十五年徵隱士鄭玉

按元史順帝本紀十五年六月庚辰徵徽州隱士鄭玉爲翰林待制不至

明

太祖洪武元年徵訪遺賢

按明會典洪武元年詔懷才抱德之士所在官司用心詢訪具實申達以憑選擇蒙古色目人果有才能一體擢用

按明通紀元年八月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旁求賢哲隱逸之士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諸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而後可貴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美意也

古今圖書集成

按大政記元年五月徵天下賢才為守令九月遣儒臣詹同等訪求賢哲十一月遣儒臣魏觀等訪求賢材

按明外史魏觀傳觀為起居注命偕吳琳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年又命偕文原吉詹同等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擢用

洪武二年徵江克寬鍾磐等
按明通紀二年二月詔修元史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

按贛州府志二年己酉三月徵江西贛州府興國縣還士鍾磐勸諭曰朕承上帝閔休哉定大統不切於求賢何以成無為之治非樂於忘勢不能致難進之賢聞爾鍾磐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蓋探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願乃嘉趣丘園不求聞達朕懷高誼思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當今開國之初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特遣行人趙彥可往詣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期待之意故諭

洪武四年徵山林隱士召永豐劉子
按大政記四年四月徵山林隱士

按續文獻通考四年閏二月召永豐劉子至初于書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復召至便殿諭曰君子為學當見於世用朕將官之子曰臣在前朝嘗應進士舉洪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有氣血者咸思效用但臣年齒已衰恐負天恩敢辭特賜還山

洪武五年八月遣儒臣詹同等訪求賢哲

按大政記云云

洪武六年上諭採舉山林之士
按春明夢餘錄六年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恆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皇皇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補者宜令有司採舉備遺送京服將用之以圖至治

洪武十一年詔有司盡心詢訪真材以禮敦遣
按春明夢餘錄十一年論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束帛近朝臣為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求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登臚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論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其詳切如此當時下鎮江聞元御史隱居秦從龍之賢命兄子文子以銀幣往聘將至上親迎至龍關訪以時事乃即元故御史臺改為府以居之每有咨問以華書漆簡甚密左右無知者又以賢良聘至者劉子也以文學聘者王祥也聘至而留為後日用者方孝孺也聘至修禮書成而不受官者梁寅也聘至修史書成而不受官者楊維禎顧宗儀趙訪也聘至衡文典試而不受官者沈夢麟滕克恭也一時名碩盡在弓旌中就謂晚季之才哉

洪武十二年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按續文獻通考十二年十二月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上謂禮部曰為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庶庶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窮餒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

洪武十三年徵儒士王本等
按名山藏典謨記十三年九月徵儒士王本等至京勅曰朕與觀雖朝無良佐還乘政靡弗獲泰安四內雖誅賢士未至今得爾諸儒旬有餘日朕志未却特爾勸問果志秉忠誠可交神明與朕同遊以康天下

洪武十五年聘文學汪叔瑜董倫等
按明通紀十五年二月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幣幣聘之又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穎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國至治故勅天下徵聘遠邇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華以董倫等薦後遣使徵之仍賜賚等鈔人一錠

洪武十六年徵耆儒鮑詢等
按明通紀十六年二月徵耆儒崇德鮑詢上海全忠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詢等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老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况卿早朝日晏而人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賜勅放還

洪武十六年徵耆儒鮑詢等

按明通紀十六年二月徵耆儒崇德鮑詢上海全忠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入見詢等年皆七十餘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上曰朕以卿等年老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况卿早朝日晏而人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賜勅放還

洪武十六年徵耆儒鮑詢等

按安吉州志殿閣詞林記曰粵自商山茹芝冥鴻寥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詮恂被寵思誠賜勅寵眉時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焉

按洪武二十二年徵陳道梁寅等

按續文獻通考二十二年十二月詔徵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梁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於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為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我明興徵天下名儒修禮樂梁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為二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者稱爲梁五經

洪武三十一年惠宗即位舉山林巖穴之士楊士奇唐愚士等

按大政記三十一年十一月舉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

按續文獻通考三十一年十二月建文帝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

按正氣紀三十一年五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八月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府審理副尋留翰林充編纂官

惠宗建文四年成祖即位詔訪隱逸以儒士軒伯昂爲山東布政司

按明會典洪武三十五年詔有司訪隱逸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其有志尚閑逸不願出仕者具名來奏

按明通紀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上初即位詔求山林隱逸之士懷才抱德之人江西首以軒伯昂應詔故召用之

按名山藏典義記建文四年六月丙寅成祖即天子位稱今年爲洪武三十五年詔求懷才抱德之士江西以儒士軒伯昂應詔即擢爲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成祖永樂五年六月徵用交趾人材

按大政記云云

英宗天順元年詔有司奏聞處士之不求聞達者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按明會典天順元年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材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按大政記天順元年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按明通紀元年八月李賢入內閣辦事九月忠國公石亨因在內閣謀事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實經書動運古禮亭慨然曰吾薦之乃託賢代爲草奏即日上之數日上召賢問曰吳與弼何如賢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從之遂命行人聘焉按吳康肅文集元年十月十三日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奉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亦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願乃嘉遷丘園不求聞達朕將領高誼思訪嘉言望爾來儀以答朕求夫

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審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體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期望之意故諭

按聖學格物通天順間英宗皇帝一日召學士李賢曰吳與弼如何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君其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乃命行人實勸爾造其廬與弼接見即謂蒙朝廷厚意當赴闕謝恩但不意不受官職數月乃至入見命爲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爲布衣召至一旦至此大引至上前問曰入閣高誼特聘爾來對云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虛怯不能出仕不敢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皇上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數月方能起程况年六十有八衰朽之人實不堪供職上曰官俸亦從容開暇且官俸甚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於是實文帛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腐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問日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就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賢曰與弼亦願就職第以老疾不意遲遲復引上曰果然亦難留也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勅令有司供月糧以終其身於是與弼感激涕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天順二年以處士吳與弼爲左春坊

按吳康肅文集二年五月十六日臣吳與弼謹奏爲薦賢事於天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欽蒙差行人曹隆齎奉勅書禮幣降臨衡茅以臣爲才而徵聘赴闕

聞命驚惶恍然自失周知攸措竊緣臣雖幼承父師之訓粗涉書史而弱冠沾疾加以立志不堅是以虛名雖出實學全無迨夫暮年疾病愈深夙志彌怠自愧虛度此生付之長歎蟻蟻微軀何意復蒙聖明齒錄夫卑辭厚幣惟賢可以當之而臣何人敢膺曠古所稱之盛典哉恭惟皇帝陛下睿知聰明聖神文武四方風動萬國歸仁而崇儒重道之盛心圖治濟時之美意實與天地同大日月齊明凡有血氣者莫不欣忭况在於臣敢不踴躍恭命謹於當日望闕謝恩

詔受訖日陪鄉鄰老稚謳歌舞蹈伏惟大得氏之盛何幸達於今日而負且乘之譏實難免於輿論於是肅將勅幣謹用緘封俟春氣和暖扶疾隨使齎赴闕廷以圖辭免臣於三月十六日上道五月十五日至京十六日引見蒙聖恩授臣左春坊左諭德臣以非太既未經辭免禮幣之榮又安敢冒昧以受寵擢之重謹以原賜禮幣進上伏望聖慈矜臣愚憊憐臣見思兩足風痺大施曠蕩之恩特回所命放臣歸田少全微分日歌頌雍熙於水邊林下以畢餘齡不勝萬幸八月初七日皇帝勅諭朕惟自古英君義辟莫不好賢求士以臻治理故復位以來深思先務莫急於此聞爾與爾懷抱道德嘉嘉林泉特遣行人齎捧書幣造廬徵聘爾乃惠然肯來深慰朕懷欲煩輔導東官特授春坊諭德爾以衰老固辭朕堅意不允爾之數月果然病勢弗已乃知本心非不欲仕第以不能供職故耳於是特允所辭且以嘉猷勸朕足見忠愛之誠仍遣行人送還故里賜以銀幣用表至懷復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以資供贍爾其優游桑梓安身

樂道以度遐齡倘精力未衰尚其無忘慕遂以繼前賢輔教垂世之意故勅

天順五年令有司奏開學行童優之士以憑徵用

按明會典五年令天下有才兼文武或學行異等或謀勇出衆者許所在官司具奏以憑徵用

憲宗成化二十年徵處士吳居仁

按續文獻通考成化二十年三月徵處士吳居仁尋卒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

孝宗弘治十一年令保舉山林隱逸之士

按明會典弘治十一年令府州縣正官保舉山林隱逸之士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衆所推服者從巡按及

布按二司官覈實奏送吏部量才擢用如所舉不當保勘官員一體參究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四十四卷目錄

徵聘部總論

易經

禮記

明湛若水聖學格物通

春明夢餘錄

徵聘部藝文一

祝頌

後漢書荀爽傳論

請徵補謝朓何引表

爲建平王聘隱逸教

搜揚懷才隱逸等勅

與少室李拾遺書

嚴陵說

徵辟不起判

又

又

辭讓議大夫表

舉逸民

請舉遺逸

辭免召命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召命奏狀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申登聞鼓院狀

奏章遺逸趙蕃狀

舉布衣胡大壯狀

却聘書

答董中丞書

上宰相書

建官五事

舉遺逸小序

徵袁友仁詔

徵舊徵士袁友信詔

薦舉策

徵聘疏

擬上出御製招隱詩屬輔臣謝表

徵聘部藝文二

贈范陽徵君盧編公時被召

不赴拾遺召

蒙召拜拾遺書情二首

陪三下答鄉人不赴之意

送魏秘書赴召

陸務觀赴召

被召不赴

辭薦舉

被召過小室

不赴召有述

徵聘部記事一

真修秀

衛涇

謝枋得

元吳澄

劉因

許約

經世大典

明太祖

成祖

曹干什

霍船

劉芳節

唐李白

費冠卿

前人

朱祁雍

崔典之

杜瑋

方遼辰

梅國洋

金許古

明楊維禎

選舉典第四十四卷

徵聘部總論

易經

賁卦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吉

朱子曰舊說指上九作高門閭于丘園之賁而

用束帛之賁聘召之此說似近 雲峰胡氏曰諸

家多言賁于丘園之賁本義謂不賁于市朝而賁

于丘園教本也束帛者尚質也

禮記

儒行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希聞達忠信以

待舉

藍田呂氏曰古之君子三月無君則弔及其進

也不由其進不仕也非其招不往也蓋知所謂自

治然後可以治人知所以自貴然後貴於物君子

之用於天下有待而不與求焉其學也足以爲天

下用非志於用而後學焉此所以待賈而沽也

明湛若水聖學格物通

舉措

桓帝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陳蕃

稱彭城黃龍汝南袁廣京兆章帝時李樂帝悉以

失車元續備禮徵之皆不至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

舉來待設一榻去則罷之帝又徵去勸其舉人

勒之行桓曰夫千求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

數其可損千處爲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

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

勅立政之本惟賢自切朕祇膺大曆殷鑒遠圖揚於王廷生此王國朕之所望久矣豈敢辭焉事未極於嚴敷而高尚絕塵見遺於草澤將何以舉逸而勸實然來思且才之或偏器聞求備固非蔽文之智則尚其言收曲逆之奇則捐其行過而能改仁遠乎哉天下諸州有懷才隱逸跡施不調及失職冤人等並令諸道檢察使博訪具以名聞副朕懷渴之懷庶廣搜揚之教

與少室李拾遺書

韓愈

伏承天恩詔河南教諭拾遺公朝廷之士引領東望若星鳳凰之始見也事先親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官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動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閑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祝委至若干紀之歲不戰而拘梟強梁之兇鎗鏢掃果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臣即與仁義者與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付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選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踴躍陳金項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若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

遺公倘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速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嚴陵說

無能子

光武徵時與嚴陵為布衣之交及即位而嚴方釣於富春諸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為天子而子猶漁吾為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子在于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權侯丹雘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于一世名傳于萬祀豈與垂餌終日汨沒無聞校其升沈榮辱哉可為從與我也陵笑曰始吾父子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詩吟詠惑害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為至廣大也十之中山岳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陵征伐戰爭未嘗恬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十二分中徇喜怒哀樂生殺而已不過於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珍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珠麗敵金石以悅觀聽而已嗜慾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于蟻蟻腐骨淪于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強名以等差貴賤以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于昔蓋欲誘我以舊名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于昔蓋欲誘我以舊名

而使子悅爾降咤也今又欲以強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耶夫強名者衆人皆能為之我苟悅此當自強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煩于之強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貴強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官爵富貴者亦不過於我冠冕玉璽前後坐大廡絳綬服耳倦絲竹口饌椒蘭皆子所誘我之悅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勢也職職欲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雘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絳執章布一也食粒却饑也椒蘭藿藿一也況吾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流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繯泛然如寄又何暇惜其肢體愁其精神食乎強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為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耶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恥反以我愚為恥耶光武愜于是不敢臣服焉

徵辟不起判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于孫請以辟辟官用降所司不許

對

失名

修身齊家則則若爵制爵貴資命其難處形雖遺於軒冕隆宜及於子孫乙員以自居辟而不赴請書下願雖忘恤後之心爵命已行卑賤貴賤之真若使死無用蔭生不及榮何成哉善之風宜是應君之命焉苗不食誠自絕於繁華焉有降難難於於燕翼爾便後嗣以美外臣

古今圖書集成

對

田備

聖人出黃帝訪得堯大帝登庸諸師相是以周稱
尚父呂望擇自磻溪股曰得賢得說求諸版築其不
舟梁羽翮則實難表區區之明明成朝廷之濟濟
自隆周首于幽厲朝致在于諸侯矣漢至于哀平咸
權任乎卿相相繼繼雄俊選五侯之門創履生光
賓客滿四豪之第吹笙彈劍大吹雞鳴門才各任所
能取士不求其備弓旌之命非道德之門蒲扇之徵
垂有道之聖方今前疑後丞龍翰鳳翼左輔右弼岳
氣星精加以徵選爰於岩廊索遺珠於窮海丘園之
下蓋屬成行問巷之中軒輅相次元纁之禮既備某
父長謝山林珪璧之問不空齊魯豈食薇蕨

對

前人

則天分命箕山多長往之賢薄收物勢淞洲有肥遁
之客是以北荒孤竹甘草木而經周南岳紫芝阮林
泉而恥漢此蓋為匹夫小節未達汾陽之旨獨行幽
谷車動少微之宿豈若大風在麥非熊人兆下簞尾
而稱師委鹿頭而作傳自大君有命遠頓天絃盡最
穴之英奇總淒梁之蕙軸脫竹葉而製朱紱解薛蘿
而綰青綬五尺童子羞稱符錄三事大夫恥觀鳳飲
爵使鄭君谷口擅不言之隨賣相府門多清淨之化
方知聖人在上真隱不獲全其高淳風所假幽真不
能固其節廉靡得性麟鳳所以呈委山林不天風雲
以之通氣物既東和而適變士亦感類而相從調俯
自可怡神烹鮮足堪養性猶爾來獨善未臻授手
之仁新植棠濟有助與王之遺誼對

辭職陳大夫表

五代鄭遂

臣聞君子有應敵之方因時俯仰介士有不移之操

典性道遠康樂佐舜者治道於君臣洗滌巢箕者寄
形於天壤唯聖人之效業左麻物以由庚微臣學圃
無成文場不調喪家室而有錄在下悲身世而無處
求生因投述異元憂心虛帶長揖當塗之客羣居在
野之人幽蘭以佩於重襟惟木用成於虛室或臨憲
笑傲或植杖耕耘樂在其中老而將至西山採藥已
有詠歌北園彈冠曾無夢想安期綰下及煙蘿夫
功大者其任尊職充者其實重方今內服百工外拜
五長百兩黎獻一存至公載惟清朝奚急下士誠由
陛下天網地絡容無所遺夏雨春風恩無不及青陽
振其沈痾旭旦起乎幽樓將令匹微罔不率俾固宜
男別環堵言隨輶車拜丹地之明廷奉早暮之清議
東山心隔其如病何既分勝淪減思聞見九微而往
雖有語於莊周三名不行獨無求於殷浩仰祈聖鑒
俯宥愚衷

舉逸民 前文

宋蘇軾

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
之君子莫不羣進於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
廉頗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
至矣且夫山岳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
簿書吏事也而剛毅軒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
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

請舉逸選

鄭耕

臣伏見日者貴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
蓋二十餘人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便有膠漆者
士論歸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

百人其所失者為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為怪一為

教道而能誇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教道起於一
日此論者未足以為輕重而亦有嫌疾者聞之也臣
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為增損蓋孔子為政必先正名
漢之聘士不應名者則今教道就道豈有朝入科場
暮為教道者哉宜正其名之舉遣遺闕處應科場
登解後有不豫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舉一人又至
禮部舉名後有不豫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
試殿試第三兩道中第者別為一榜命官入仕即與
正進士同如以為歲增中第者差多即却乞於進士
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棄俊不
至遺於草萊矣

辭免召命狀

朱熹

右熹奉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召
赴行在憲問命實駭不知所為伏念熹今年八月已
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勅而歸雖蒙聖明始終臨照還
官差職曲賜寵光自揣妄庸其勝負荷俯仰踴躍慙
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為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
以為嫌不謂皇慈未忍捐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臣
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
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願以方彌難進易退之衷遠爾
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
之議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宣數為天下有識
所竊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數乘收還前件指
揮使得卒被矜憐慈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褒勸
之隆旨伏候指揮

與辛執劄子

前人

憲報有恩愾敢冒公朝之聽憲昨巧祠祿休養殘疾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并被堂帖又蒙聖恩收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願以今夏已舊進對尋被彈劾惶遽而歸半年之間屢叨榮寵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書悉為虛語聖斷之諸憲竊懼焉又兄憲庸才疎頭方命薄倘復更遭詆辱不惟念傷士氣亦恐重為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遠道褒賞為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前人

右臣輒有愚懇上清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繼叨除授竊數重疊卒昇祠祿以遂遐藏感激方深慙懼亦劇會未踰月又蒙收召臣以屢蒙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罷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趨赴行在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為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敢煩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于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書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進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望聖慈少賜矜寬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曲加兼赦只與罷罷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干冒鈞鈞下情無任危懼戰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前人

右憲昨具狀申乞敷奏蒙召赴行在指揮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憲聞

命實恐不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矧憲至愚過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察以常情實率臣子之禮於憲之愚慙前狀敷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即書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進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奏詣闕通達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更賜敷奏罷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幸執劄子

前人

憲昨具狀割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俞允憲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述鄙誠恭叩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致久稽宸命以乖臣子之恭則無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前人

右憲昨于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陳事理未得詳盡書即面奏乞許續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久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再賜敷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奏詣闕投進并述愚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奏奏遠道趨奉狀 具奏 奏奏

經濟集編選舉典第四十四卷徵聘部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敕書內一項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通學術通街結狀保明開奏即不以常才備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善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最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歸居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澹然無營少工于詩晚空平澗身雖閑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勝後後進一以孝弟忠信為本善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家居遠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察訪知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勵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

舉布衣胡大壯狀

衡溪

檢準事定五年近降指揮方今收用人才非止一途然山林吹噓之間懷德抱道不求聞達者豈無其人願俾監司守臣博加採訪具以名聞無為文具臣置分符圖遠在湖湘欽承德音廣求精選伏見潭州衡山縣布衣胡大壯故實文詞直學士隆文定安國之孫右承務郎宏之子也抗志高邁獨行介潔自其少時已著孝友之稱既長受其祖安國之學于父宏研究經術博通墳典其持論以明義利為本其立己以尚誠實為要冠歲舉成即不事科舉隱居衡嶽之下躬耕自給讀書自娛時疎外舉一毫不以異其心深

古今圖書集成

藏國匿足跡未嘗至城市州縣官必禮于其廬然後得見于是行放于身理于家信于鄉黨遠于遠邇邦人敬愛咸其道德之曰西園先生平生著述雖多而封是論數篇尤為先達推重近時如前帥臣曹彥約提學舉章成嘉其行相禮上本州以俱鹿書院堂長盧廣書遺官吏以禮延致至今力辭未就臣觀其學識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蓋亦古之所謂逸民也臣竊聞孝宗朝嘗有詔舉遺逸于是福建諸司芮煜等以魏絳之名來上則按之自布衣召對賜第命為學官又嘗與監察御史謝諤論邪黨之學皆本於易則舉自神廟處士加封諡正先生此皆近事彰彰在人耳目者矧自陛下更化以來勸導孝宗成憲欽聖聖慈特降旨下之三省斟酌典故將大壯量才養錄或畀之一命而授以外學官之職或錫之給諸而假以處士之名庶幾山林處士之棄材悉為時用可以仰副陛下求賢致化之意

却聘書

謝枋得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思四皓雖不仕漢茹南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合饘於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救某屢求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管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遺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游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遺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應風肝膽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

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哀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思感德天實降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答董中丞書

元吳澄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澄再拜中丞相公閣下澄聞學者非以未知于人也欲其德業有于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于人而已矣澄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述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于心為實德行之于身為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國家為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兢兢惟恐無以自立于己而未敢求用于時也居稽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為師以古之賢人為友而于今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政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于衆醉夢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游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差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澄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疎賤姓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不足而以聞于朝皇上聽言如流賢相慈才如渴由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教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澄何人斯而足以當

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況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說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為也澄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下哉近年習俗日頹儒者不免事于奔競急于進取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徵幹其德不變其俗若俾疎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僥倖冒進之萌也澄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美取焉愛人以得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舜舜為真主且放棄由作外臣澄雖不肖願自附以備修成之者在閣下澄感思報知非言可殫末由庭參敢冀為國家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澄再拜

上宰相書

劉因

九月二十一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善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互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思命運至因尚敢僥幸不出食高商之名

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于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言之向者先諸尊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留後遺愛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得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運病臥空齋惶惶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疴瘵歷夏及秋後雖天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積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傍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備病不遇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日夜使者持忠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忠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遲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舖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疎

速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建言五事 前文

許約

五曰舉遺逸天生一世之才足以供一世之用顧其用之者何如爾科舉之法實始於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盛然科舉與辟舉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為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于科目也宋起孫明復于泰山而處之曾監拔蘇洵于眉山而進之容臺擢程頤于西洛而置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足以聳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今龍鳳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奸欺設運卒以檢懷扶功名之士不拘小節固不以為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足以得士亦豈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可以利誘若學際天人道全體用者安肯快榮辱于三場就是非于寸譽哉當于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無遺賢之美溢于唐虞矣

舉遺逸小序

經世大典

國家取人之途多矣其有為有能之士或不肯自售朝廷以禮徵聘而起之高爵厚祿以待之是以貪夫廉薄夫教節夫寬儒夫有立志者用此道也以遺逸舉者百餘年間尚多有之而備舉殊不備書有徵者以啓其端

徵求友仁詔

明太祖

詔曰聖帝親賢四海仰威熙之烈明王顧俊萬年頌至治之休朕荷天地及祖宗之靈中天是極撫治萬

經濟集編選舉典第四十四卷徵聘部

方思得賢才以弘化理寬羅天下擢用不遺處士袁友仁遂養裕于身心風聲裕于家國躬逢明盛宜顯勳猷茲特下詔徵求赴京任用共致太平之盛幸追上古之隆所在有司勉為勸駕服茲詔命馳驅趨朝

徵舊徵士袁友仁信詔

成祖

詔曰海內重熙每賴華工來輔乾坤再開尚多士匡扶朕荷天地寵靈臣民推戴克平內難嗣服丕基政既維新人思求舊徵士袁友仁信詔先朝思命未究弘猷宜撫風昔忠忱大張偉績茲特詔爾所在布按三司教禮再徵同京任用於嚴求賢若渴朕每援立無方藏器待時爾宜效忠不思

薦舉策

曹子什

夫創舉之主閱歷久而至理愈深慮深而廣智出其意不可測也其制不可測也然或存其制失其意制存若外塗意去若中蠹天下乃病其制而其意轉又或制有所偏存有所偏廢存者運手衆志而未必可獨因廢者運于衆志而未必可獨華天下乃不識其制而意更轉廢治者思其初意還其初制轉衰而盛之善物也然我皇朝制度宏備學官厘比林舉之士不可勝計若曰三代之學以明倫也君子之學以致道也初意如是官聯棋布簪笏之臣亦不可勝計若曰君之立官以為民也君子之仕以行義也初意如是第今之從學從政者可感焉總角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謹誦諸侯之節矣然其家謂此子業儒門戶攸資其父負戴于路于可不問其師誘之勤習勤稱華應舉泉不亦渴乎是入小學之日即亂小學之日也既進庠序對越尼父所宜辨明新之工

夫別義利之經重躬學躬習躬悅躬樂試則敷其所
得于文仕則進其所文于政耳願廣求帖括日工靡
稍粗焉而玩弄之何難觀而通之章書自會
人自人會不思國家何賴于我而躬年作養且新極
之錄也是入大學之日即亂大學之日也及其致身
科名邑里交慶而或乃謂禮宜招食奉宜舉址併
鄉鄰利吞都市得俸僕從囑囑公庭賢者在閭閻者
盈衢渠方誇爾爾兀兀積學竟抵於成夫學之成也
謂道明德立豈以溫飽委侈謂之成乎是學成之日
即學敗之日也昔人學古將以入官學如敝帶仕將
焉藉乎自非抱明頭之資保渾樸之稟操刀而輒善
割居今而思企古用能觀樹巨時之助光映名臣之
錄稍不檢飭風靡波蕩蓋亦不鮮矣每見初通仕籍
開土地之肥瘠訪彌縫之世套罕有感主恩之難報
懼民隱之難瘳者而又吏胥達以故習家人情其獨
潔則謂汝汝之榮幸也相拒之遲應也容容之固位
也炫炫之博稱也閃閃之趨時也詎以四境為家而
不廣其百年難保之家以萬姓為子而不私其滿簾
不守之子醜其隴子厚獲其梅子負時其乘疎遠
矣有良牧焉聽斷明訟獄惠惟科普通通充副應周
遠邇悅賢聲勃起而于家給人足禮備樂和仁漸義
靡遷之為未遑焉若異任豈薄書期會還為盡職
是似近而猶遠也其或拒于下僚沉于冷署長日咄
咄問可事第抱關亦有常業乘田要在苗長果可
僅據成器鎮局養時則居卑而聞其體也卑者以一
身為廉而尊者以衆廉為廉卑者以一署為理而尊
者以衆理為理若不問其職巨職細職職紀職近

職遠自廉自理而已則居尊而聞其體也諸如此類
治胡以典豈豈祖之初意哉蓋選舉者制也而意不
在選舉之制任官者制也而意不在虛文之舉然採
登者報科而實秋實於累日必不得之數也拔虛
文以登而而試實政於他年亦必不得之數也我皇
祖立法創制端緒思慮其慮不及此嗟乎皇祖每
之審矣誠知制科拾文非可事特而為舉辟召章
可鏡也龍興草昧之初宏張羅網約繫黨家之彥俱
荷元黃則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
人諸科其所重者屬而徵之不欲其試而錄之也考
求之使出勸駕之章日至禮賢之館濟濟髦儒金
馬之門彬彬者碩繼繼制科領式而生行乍輟雖三
途並進而薦舉居先由癸丑以及癸酉猶給音之屢
播焉大抵鄭重端良之英菲薄辭章之士故大儒接
踵名世此肩淳龐熙隆之治盛於洪武之間迨後科
舉漸重既明示以右文科獨重甲更右文之大過焉
舉乃止衆乃不尚德而深計之臣不志建白或曠時
一舉則海內以為美談士林以為芳韻四方無論試
論江右遠就無論試論近年則薦徵之典吳臨川而
後猶及于新城之鄧安福之劉南昌之章四君子者
學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世之猷或謂深為粹品
或謂高多偉行雖難黃之口善善不長不免厚責則
于盛名窮索疲于洗垢獨計其志存于道乎亦庶幾
得學之所在而不僅以職等為學矣向使顯用其身
展抒其抱隨其根器不必于建樹之皆同宜將有所
自效裨補于天下非聊且于充位徒以遂世而已矣
但世方竿之好誰復登之問故令其鴻冥之遠飄然

驚岸之外耳僅申明典制俾內外當事之人博詢推
薦或馳使徵聘或有司敦遣與制科之士相參並在
有數善焉上之所好靡不舉指上好以文乃極風望
之變態上好以行能無滯滯之深功實應必捷善良
必乘其善一舉帆之工原不益成敗之數故朝登仕
版暮可升髦乘以行收為客捐棄則立露其短其
善二與其綱名易書以下求上孰若懷瑾握瑜以上
求下既無枉己之風可致正人之效其善三先資在
漢則拾人之落燦于簞箱問足矣月旦在真修而
可窮人之行為己之行乎縱令其行然而心不然者
愈於無其行者其善四父母無不愛子者操觚足以
梯榮故驅之攻苦以冀通顯修身可以備爵誰肯不
收之幸義於家甘令情願尤足基化也其善五啗啗
舉業者方組其言道德履躬者則繕其性一實一浮
如蓬如麻孰無本心不趨於實其善六文士達時多
恣睢之狀端人在列必矩矱之遵準則植焉清議明
焉黜陟行焉可以丕變其善七其藝校之司衡其政
計之銓更不相棄也雖有不肖主者借口厲其行而
行不副何說之辭駭行連坐之條誰敢不慎其舉其
善八士非科目不進而機茂不舉者終成滄海薦舉
既行把梓皮華之良廣復並奮野無遺賢其善九行
之既久人有君子之行戶有可封之俗可以一復成
周三物之舊其善十此非譽為之說也祖制所垂也
祖意所重也百年之錫習一新四海之心俱挽居
學校則明經修何但文為服官僚則濟世安民原
有實詣一舉而三舉一舉而三舉者也不然望士學
之正日考校焉砥礪其技耳求吏治之典日督過焉

賦理其末耳雖家置一婢歲一大計胡可得哉

徵聘疏

霍瑄

臣書伏讀太祖高皇帝遣內使趙通聘登開縣儒士杜敦論略曰昔之御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今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臣民未康世未泰今而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若到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為加以顯爵與朕同遊大哉太祖皇帝之至德也聘一儒士猶自爾才疎遺聖道之良宗其謙德雖賢之心何如也杜敦乃草莽之臣耳猶曰與朕同遊其待臣下之厚何如也又書伏讀英宗皇帝遣行人聘崇仁縣處士吳與弼勸諭略曰勞子求賢然後成無為之治樂于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朝至哉英宗皇帝法祖之善也擬上出御製招隱詩賜輔臣謝表

劉芳節

伏以宸衷下軫抽揚空草澤之遺唐漢新頒擢讀登臣郡之望清時無棄物聖明情見乎詞密勿簡幽賢微賤形於已太官獨擬肥遯備典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愛惜人才明主計深乎社稷寬器隱逸哲王神符於衡茅但川壑難極之流每徵王侯以尚志而魂意時行之產不游大人以成名滿瀛出塵優游通世枕湖光而清夢並養帶帶山色以養何須須備養惟幽人鍾秀姓名恐落於人寰願隨群從寄居南來於巖下不於排霄不願貴在陳淪要使羣賢以將各歸人主故凡神聖務廣登遐漢一縷秋風最後車王而佐武尊野牛草春雨起荷華而

二五八

與商惟其相求乃能相遇是則是微嘉賓樂而鳴鹿呦呦爾公爾侯伊人來而白駒皎皎采芣苢於秋水帳阻道以何求味梧鳳於朝陽欣鳴岡之獲觀亞斯之代罕踵厥微弓旌之鉅典已遙豈弟之來歌不再覽珍奇於荒庭窮峽從爾續紛考聲調於玩物陶情絕歸爛漫蟲雕雕技壯夫尚且不為虎嘯風生聖人方能作茲茲伏遇皇帝陛下正廣居而奉定執大象以資臨仁武當天英明御宇遐邇來玉帛列宿環拱於中樞秘省集龜龍八座輝耀於北斗已設總章之室清同垂統更闢四岳之門既思經綸不謂治隆堯舜猶然念及巢由見幼學須于壯行明時莫負謂孔孟符乎禹稷斯世雖忘與其待道以達天執若明倫而行義即使處幽甘寂與鹿豕遊永免遺世絕人同草木腐瓦烟霞之瘴疾藥泉石之膏肓復景象于巖居行軸天孫猶口登靈輿于圭寶鼓吹月窟仙韶驚神清之長迷基元珠之錯落乃屬頻頻復還庸愚一展而華邑揚炎照日光于塞谷再捧而高宮要玉搖露氣于春林固知瓊漿淋漓通土壤之泣下會見精神布懷率土隨之氣揚風聲鼓動于域中想丹陛形輝終藝列採芝之老神求思歸于天上總芳諸香菲定難離欲山之儒臣等早竊虛名難酬厚德出為小童終見笑於山靈位若積薪幸優客於聖主推轂有幾願白屋之同升彈冠者誰愧負罪之先達擇持休命等靈數以親虹蜺袖袖摩腹腹假翼而凌霄漢思薦賢而為國密求桃李之學若期以人而事若敢棄絲屨之管割乃臣於拜賜之際倘有狂瞽之輸駁天網以該賢當念隱鱗卜祝頌八紘而掩俊須知藏

經濟集編選舉典第四十四卷徵聘部

器層備爰用旁求不遺下賤矧天地交成非偶勿令矯志於冥鴻且古今遇合多艱可使推魂於廟虎伏願求士若渴立賢無方一遇再遇三遇其體便使智使仁使勇其途廣將振鐸附翼者連茹以起固得躍於日月之光縱草木衣食者采采以終亦任適其山林之趣毋疑仁賢而不信致國家之空虛乃棄跡弛而不收隘山海之藏納則網羅盡萬商之士而鑒石莫不至之基矣

徵聘部藝文二

唐李白

贈范陽張君虛舟公詩被召
陶令辭彭澤菜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臥留丹壑天香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不赴拾遺召
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于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
前入
榮名拜拾遺書情二首
拾遺帝側知難得官豈才微恐不勝好是中朝親親友九華山下路來微
三千里外一微臣三十年來任選身今日舉天子召自懸賞動中人

宋邵雍
生年不作戲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兩髮添物豈須春香連錦舞為真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獨分監可無用苦閑陳
送魏叔舟赴召
國論參稽定人材魏集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年向誰傾

宋邵雍
生年不作戲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兩髮添物豈須春香連錦舞為真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獨分監可無用苦閑陳
送魏叔舟赴召
國論參稽定人材魏集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年向誰傾

第六五八冊 之四三